

弘法与护法

净空法师讲



弘法与护法

净空法师讲

录音整理，未经法师审阅

普为出资及读诵受持
辗转流通者回向偈曰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园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读诵受持人	辗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赠送处：河南佛学社弘法慈济功德会
地址：开封市白衣阁街 30 号（古观音寺内）
电话：(0378)5964687
开户行：工行东大街支行
帐号：050—02490171—043
邮编：475001
批文：豫宗(96)2 号

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

这几天，我感了一点风寒，大夫要我多休息，明天我们预定了要到澳洲去一趟，今天晚上我想利用这点时间，跟大家谈谈弘法与护法。海内外的同修大德们都知道佛教在我们这个时代衰微到极处了，为什么会这么衰退呢？古人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换一句话说，弘法的人太少了，而一个弘法人材培养又不是短时间能成就的，至少十年至二十年以上，还要如理如法才能够培养成，可见得这是一件难事。古时候，培养僧材，是祖师大德们一生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比弘法利生的事情还看得重要，正如同世间法里面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世法里面，第一桩大事就是传宗接代，我们世俗里面讲的，家里香烟祭祀代代有人，不至于中断，这是第一桩大事情。佛门也不例外，佛法要代代相传下去，那么就要培养人材，而

人材之难得也是事实。我们对佛法都有一些认识,明了其中因果的关系,实在说,如果不是前世有修学的基础,这一生中难有成就。一个讲经的法师能够讲的很好的,大概都是过去许多生当中都是讲经的,才有这样的成就。是世世累积而成,决定不是一生的。同学们也许看过三昧水忏,你看三昧水忏的悟达国师,十世高僧不是一生一世,而是十世,才当了国师,成就不是偶然的,这是因果的定律。有因如果没有缘,也不能成就。缘就是要护持佛法。护持佛法的人,要有真诚心,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耐心,有长远心,才能成就。因和缘的结合很不容易呀!千万人当中难得一人,尤其当你在未成就的时候,特别是讲经弘法,嫉妒障碍来自四面八方,逼迫着你走投无路呀!我遭遇过这个环境,其实我们细细看看古人,几乎有成就的人,都曾经走过这一条艰苦的道路。我在没学佛前,就能够常常为众生着想,我记得我在 14 岁

时就常常一个人在那里冥想，我到这世间来干什么的？常常有这个疑问，来做什么的？那个时候是抗战期间，我们受了许多许多的苦难、折磨。常常逃难哪，日本人打来了，我们往后面跑呀，被他赶着我们跑呀，跑了8年呀，一个地方能够住上半年，那就很长，住上一年的稀有呀，几个月就要换地方，不晓得到哪里换哪，受这样苦难的日子。战争的痛苦你们没有遭遇过。所以到台湾之后就很想读书，我是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是没有机会，在战争当中失学了，到台湾之后，举目无亲，要靠自己谋生。找一份工作能维持着生活，就想读书，我在抗战期间只念到初中毕业，以后就没念书了。到台湾来之后，生活比较安定，不再逃难，便利用公余时间看书，看的书很多很广泛，到最后我才决心想学哲学，我喜欢思考，这门学问对我很有兴趣，因为想学哲学，才找到方东美先生，他是国内知名的一位哲学家，我给他写信，我自己也写

了一篇文章寄给他看，自我介绍，过了一个星期，民国 42 年初，方先生回信约我见面，在他的住处，古岭街 60 号，是台大的宿舍，见面之后，他对我就很器重，他问我过去念书念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他，我初中毕业就到台湾来了。他摇头，他不相信，他说，我们台湾大学的学生写不出像你这篇文章，他说，你说你初中程度，我不能相信，我说我是来向老师来请教的，我句句话都是诚实的，书我虽然只念到初中程度，可是我看书看得很多，我喜欢读书，也很喜欢写文章，谈到最后方先生答应我，让我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他给我 2 个小时的时间，这样连续有 20 多个星期，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我们只是面对面讲话，没有教材，没有书本，这个样子传授的。他分几个单元来说，很有体系，介绍东西方的哲学，最后一个单元给我介绍了佛经哲学，我听了之后，很吃惊，因为过去我们总认为佛教是迷信，佛教是低级的宗教、

多神教、泛神教。没有想到方先生的看法跟我们看法不一样，他说佛经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话很动听，所以我学佛动机是方先生启发的，使我们重新来认识佛教，从另一角度来看佛法，不是用宗教、不是用迷信这个角度来看，知道它里面有好东西，从此以后，我就常常到寺庙去，那时台北最著名的是善导寺。善导寺的出家人也都很慈悲，它有一个图书馆，里面藏经相当丰富。在那个时代求一本佛经可不是容易事情，购买不到！自己要想有一部经，唯一的方法就抄写，在寺庙里借大藏经借出来，自己抄写。我们当初学佛就干过这些事情，抄过不少部经，没得卖啊。承蒙善导寺法师大德们的帮助，经典可以外借，外借是很难的，不是很熟啊，都不肯外借的。最后连大藏经都可以外借，我们这个关系搞得很好。没事在家里看经，我看经大概一个月的样子，我们宿舍的邻居，邻居

不远有一栋小房子，住的是一位满清后裔的一位亲王，他有个小女儿，很小，常常跑到我们院子来玩耍，我们常常逗她玩，她看到我在哪里看佛经，回去就告诉她爸爸，她爸爸就来拜访我，他们是学佛的佛教徒，问我，学佛多久了？我说，才一个月，刚刚接触才一个月。他说，这经典你能看懂吗？我说，困难是很多，他说，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助你！你有困难，向他请教，我说，有这么好的人太难得了，他就给我介绍认识章嘉大师。他们跟章嘉大师很熟悉，所以学佛就得到章嘉大师的指导，我跟他学了三年，他老人家非常慈悲，也跟方先生一样，每个星期给我一个小时到二个小时，他要没事情就二个小时，如果有事情就一个小时，三年如一日呀，那时我看书，到他那里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他给我解答，也指导我应该要看那些东西，虽然他没有指出经名，经论的名称，但是他给我指出范围，所以我的佛学基础是章嘉大师奠定

的，在他那里学了三年，对于佛法有了正确的认识，那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跟一般的人决定不一样。他教导我没有迷信的色彩，我是刚刚接触佛法，如果说带有迷信色彩，我不会接受的，而大师的真诚慈悲的确是感动人！他告诉我，他是很想教年轻人，可惜没有人亲近他，第一个是他的地位太高了，他在我们政府，他是国策顾问，他在宗教里面，他的身份跟达赖一样，这是边疆上四大喇嘛之一，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赞达，这四个人地位是相等的。那另一个理由，一般人以为他是政治和尚，不愿意接近他。他说，我哪里搞什么政治，这国策顾问是被逼的没法子，非给我，我也不得不接受呀，他真正是一位善知识，可惜被一般人误会了，年轻人很少能亲近他。这是老人家年岁老了，总要找传人，遇到一个好学生，非常爱护，三年之后，章嘉大师圆寂了，他圆寂的时候年岁不大，只有 60 几岁，好像 64、65 岁，我跟他时，

我 26 岁，他 61 岁。又过了一年，我离开了工作，由朱镜宙老居士介绍我到埔里，去亲近忏云法师，那时候也有意思出家，但因缘不成熟，我在山上住了 5 个半月，当时埔里是一片荒山没有人去的地方，环境非常幽静，现在我再去的时候，这种自然景观完全被破坏了。我们中国人讲风水，风水完全被破坏了，非常可惜。在埔里住茅棚，那个茅棚是名符其实的茅棚，上面盖的是茅草，这个墙是用竹篱笆编的，用水泥抹上去的，非常简陋，也非常辛苦，同住的忏云法师、大钟法师、普妙法师，我跟普妙法师的缘从那里建立的。另外有朱镜宙老居士和我，我们两个在家人，三位出家人，我们五个在一块共修，住到 5 个半月，忏云法师劝我学教，我也有这意思，他跟朱镜宙两个人引见介绍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那年正好是台中慈光图书馆成立，我去还在筹备当中，我去大概一个月之后，慈光图书馆才开幕，那么这样就跟李老

师结了缘份，李老师的教导非常严格，规矩很严，一定要遵守，我在他那边住了一年三个月，就是15个月，我学了十三部经，进度很快，差不多是一个月学一部，而李老师那个标准是这部经学了一定要能上台讲演，才算学会。那么我在台中虽然没上过台，但是上台决定没问题。我辅导很多同学上台，所以进度很快，这个时候出家的因缘成熟了，这些都是遵从章嘉大师的教诲，他老人家当年告诉我，真正发心，为佛法、为众生，你的一生佛菩萨自然替你安排，你什么心都不要操，我相信老师的话，我曾经问他，我说：“我出家呢？”他说：“出家也是这样的，你不能去找道场啊！找法师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要是去找，法师不答应，你不就生烦恼了吗？”我说：“没错，那怎么办呢？”“求佛菩萨，缘成熟了，佛菩萨替你安排。”我说：“有这么一回事情？”我就姑妄听之嘛，所以这个时候缘真的成熟了，圆山临济寺的住持

惺悟法师，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过去我们也很熟，他接临济寺的住持后，就想到了我，就派人来找我，劝我出家。好像在两个月当中，他派人来了九次，我看他心很诚恳，所以我就答应他了，我向李老师告假，李老师也很吃惊，他说：“人家劝你，你怎么就答应了？”我说：“老师，来了九次了。”他也呆了：“九次了？”我说：“他很诚恳嘛，我就去帮助帮助他。”这样到临济寺去出家，那个时候，火车的速度很慢，从台中到圆山临济寺大概差不多是六个小时的样子，李老师送我到火车站，他非常难过，几乎流眼泪了，他才说出他心里话，以前我们不晓得，他要是早说呢，我也不会答应人了。他说，他在台中十年，在台中教学十年，遇到能够传他法的只有两个人，我是一个，到这个时候才跟我讲。另外一位是周家林居士，现在还在台中。所以他说，因为我今天要离开要走了，所以他很难过。我因为老师跟我讲了这个话，我说：“我出家

之后一定还会来亲近你。”以后我要实践我的诺言，所以我出家的时候，到临济寺，我就跟他谈条件，我说：“我每个月要到台中去住一个星期，这个旅费常住要给我，我没有钱，我要到那个地方去学教，所以我出家是有很多条件的，不是随随便便出家的，出家不赶经忏，这个经忏法会佛事，我一律不搞这个东西，所以许多条件他都答应了，这个是谈条件出家的，那么总算是跟台中的关系没有脱节。民国五十年，我在海慧寺受戒。受戒，那个时候还要收费，要收 500 块钱的费用，我是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的，那么临济寺也换了住持，白圣法师做住持，我那个剃头的师傅还俗了，所以白圣法师做住持啊，就跟着白圣法师，白圣法师就不希望我们去受戒，希望过两年他传戒的时候，我们再受戒。正在这个时候，我在抗战期间，一位老校长周邦道先生，他来找我，他说：“海慧寺传戒，你为什么不去受戒？”我就跟他讲：“没有钱啊！”

需要 500 块钱，我到哪里去找啊？”他说：“这个不难嘛，我们同学很多，大家凑一点就可以了。”所以，他去同学当中去募捐，捐了 500 块钱，把我送到海慧寺。我说，这不都是佛菩萨安排吗？我不想去的时候，他一定要把我拉去受戒，没有钱，他去找钱，来成就我。所以在海慧寺受了戒。受戒之后，我就想到学业虽然有一点基础，但不踏实，所以就想学一部大经，要学大经呢，就一定要在台中常住下来，我就向白圣法师告假，我说：“我去两年，这两年当中，过年我回来，老和尚生日我回来，其余的时间，我留在台中学习，老和尚也同意了。那么到年底，我回来的时候，老和尚把我骂了一顿：“你们离开的人还想回来呀！”我一看语气不对了，这是赶我出去了，那么我的个性也很强，你只要表示这个意思，我决定不会赖在这个道场，所以我回到台中，台中正好南普陀寺办一个佛学院，广化法师在住持，我们年龄都差不多，也

很谈得来，广化就邀我到佛学院教一门功课，我说：“很好，我们教学相长。”我在南普陀住了3年，以后李老师叫我到图书馆去住，这样就又重新回到图书馆，那么跟李老师学了十年。到五十五年，慧忍法师我们也是好朋友，这个人也很聪明。当时，我觉得年轻的法师应当要学教，要弘法利生，所以我曾经找慧忍，好象是五十四年，我找慧忍，找建如，找他们两位，他们都很聪明，我们一同到台中住在南普陀寺，跟李老师学经，建如法师好像学了三、四个月就没有耐心了，离开了。慧忍法师学了十个月，十个月最后用功过度，一看经书眼睛就发黑，到台北来治病，也就中断了。中断之后，他很难得，他大概做经忏佛事攒了一些钱，在勾子口买了一幢房子，做一个小道场叫法藏莲社，原来是一个幼稚园，他把它买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大概是六、七万，那时候很便宜，这个道场正好在馆长的对面，馆长住的那个房子不是现

在的房子，是稻田呢，那边是稻田，这个马路很窄，那个地方都是稻田，馆长的房子在稻田当中，一块地势比较高地方，那时慧忍就想起我了；他现在自己有这个道场，就到台中找我，要我跟他住，帮助他，兴隆他的道场，找我到这边来讲经，一个星期讲三天，其余的时间我都还在台中，这样住了两三个月，我们很投缘。慧忍法师就叫我把台中的户口迁过来，就在他这里常住了。我说这样很好，我们心也比较安定下来。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韩馆长，他们常常来听经，那时听众大概二十几个人，人数不多。那么这样子我在他那里住了十个月，有一天，慧忍法师来告诉我，要求我在台中十年所学的东西必须在三个月当中把他教会，出了这么个难题。我说：“我纵然有本事在三个月当中把我十年所学可以教得出来，你能够接受得了吗？”那么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叫我走路了，走路到哪里去呢？没地方可去，真的是人